

绿水青山

好山好水好生活

「金饭碗」

——旅游扶贫新探索|引领群众走上致富路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要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记者近日在多个乡村旅游景区看到，随着暑期到来，疫情防控常态化下的乡村旅游逐渐恢复，当地政府、企业、商户、群众积极适应旅游市场新变化，积蓄新动能，把生态效益转化为经济效益、社会效益，走出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可持续发展之路，探索出建设生态文明和发展经济相得益彰的脱贫致富模式。

### 绿水青山“颜值”抬升金山银山“价值”

从上午 11 点到下午 2 点多，浙江德清县莫干山镇后坞村的“御香农家菜”饭店，4 张大圆桌、10 张四人桌不断“翻台”。老板亲切招呼着慕名而来的客人。

凭借绿水青山，莫干山单是高端精品民宿就超过 150 家，每年接待游客超过 50 万人次，销售的茶叶、笋干等土特产超过 1200 万元。

“这好生态就是我们的‘金饭碗’。”村民贾红章说，当年穷在“偏远”，如今这“偏远”反倒变成了“卖点”，吃上“生态饭”家家奔小康。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2019 年，浙江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9876 元，连续多年领跑全国。

发展乡村旅游不仅成为多地实现产业兴旺、村民生活富裕的重要途径，也改善了农村环境，助推打造生态宜居空间。

站在秦岭南麓腹地的陕西省宁陕县筒车湾镇七里村村民肖本娥家的院坝，抬眼望去，群山苍翠，白墙黑瓦，错落有致。

“客人来了都说我们这儿环境好。”下午 4 点多，55 岁的肖本娥提着刚从山上采摘的黄丝菌回到家，“黄丝菌炖鸡，炖肉都好吃，保证客人们吃了还想来。”

入夏以来，肖本娥家的农家乐每周都有回头客。单靠农家乐，肖本娥家一年就能收入 3 万多元。她感叹：“好山好水带来了好生活。”

可就在 6 年前，肖本娥一家还在靠天吃饭，三亩多地一年赚不到一万元。七里村也是“天晴一身土、下雨两脚泥”。

七里村党支部书记唐万春说，2014 年村里有了激活绿水青山的想法，一方面支持农户开办农家乐，一方面综合治理乡村环境。“实现了人居环境改善和生活质量提高的‘双丰收’。”

思路一变天地宽。在乡村旅游带动下，全村 180 户村民全都加入旅游产业链中，2019 年人均年收入达到 11300 多元，其中 20 户贫困户靠旅游产业脱贫摘帽。

放眼全国，2019 年乡村旅游达到 30.9 亿人次，占国内旅游总人次的一半以上，总收入 1.81 万亿元。

转换思路，做山水文章，各地将自然风光、劳动力等要素激活，绿水青山真正成为金山银山。

### 克服疫情影响 促进旅游业提档升级

7 月初，湖北正值梅雨季节。

黄冈市红安县高桥镇长丰村村民纷纷上山采集枞树菌，拿到村里 4A 级景区大门外售卖。“28 元一斤，一天最多可赚二三百元。”村民韩德恩说。

“红色旅游、乡村旅游让大家踏上了幸福小康路。”长丰村村支部书记李江波说，现在村里人均年纯收入 5000 多元，村集体经济也从“空壳村”发展到每年收入超 18 万元。

暑期来临，旅游业逐步恢复。7 月 17 日起，湖北省旅游景区接待游客量由不得超过最大承载量的 30%上调至 50%。“旅游行业要加速适应市场新变化抓住新机遇，将此次疫情冲击转换为旅游扶贫提档升级的强大动能。”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厅长雷文洁说。

新困难、新挑战往往意味着新优势和新机遇。

在甘肃省陇南市两当县云屏三峡景区“峡门客栈”老板王再来眼里，今年是他 2017 年做民宿以来生意最好的一年。“本来担心受疫情影响游客会减少，但没想到现在生意比往年更好。”

疫情影响下，客流分散，亲近自然的乡村旅游更受城市居民青睐。甘肃省约 70% 的旅游资源集中在乡村，当地克服疫情影响，努力为旅游产业提档升级提供新动能，带动当地群众脱贫致富，上半年全省乡村旅游接待人数达 2381 万人次，旅游收入约 63.6 亿元。

“我们提前下达 1 亿元乡村建设补助资金，策划发布了 46 个省内优秀旅游示范村和 23 条乡村旅游精品线路等，加速乡村旅游升温。”甘肃省文化和旅游厅厅长陈卫中说，我们要用旅游助推脱贫，用美丽战胜贫困，为打赢打好脱贫攻坚增添新活力。

面对疫情影响，各部委积极行动。文化和旅游部加快 2020 年中央预算内资金下达，纾解疫情给旅游企业和贫困地区带来的困难。国务院扶贫办出台政策推进贫困劳动力在景区等公益岗位就业，化解返贫风险。

### 旅游扶贫助力攻下深贫堡垒

清晨，四川省宣汉县巴山大峡谷景区桑坪坪的一家面馆升起了袅袅炊烟。店主王守英这几天特别高兴：“疫情好转，大家都想出来透透气，我小面馆的生意也逐渐好起来了。”

她做梦也想不到自从全家吃上了“旅游饭”，一年就摘掉了贫困帽。

宣汉县地处秦巴山区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有贫困人口 20.58 万人。2014 年，当地确定了以旅游带动脱贫的思路。仅 5 年时间，贫困发生率从 18.9% 下降到 0.44%，2020 年 1 月宣汉县退出贫困县序列。

转变的背后是当地乡村旅游走向产业链高端。“算门票不如算总账，我们正从追求游客数量转向提升人均消费。”巴山大峡谷景区管委会党工委书记于宏说，目前景区收入大头来自酒店、餐饮等二次消费，6 月收入已经超过去年同期，帮助不少贫困户解决了就业问题。

一些旅游扶贫项目，让贫困群众增添了致富信心，也开始感受市场的魅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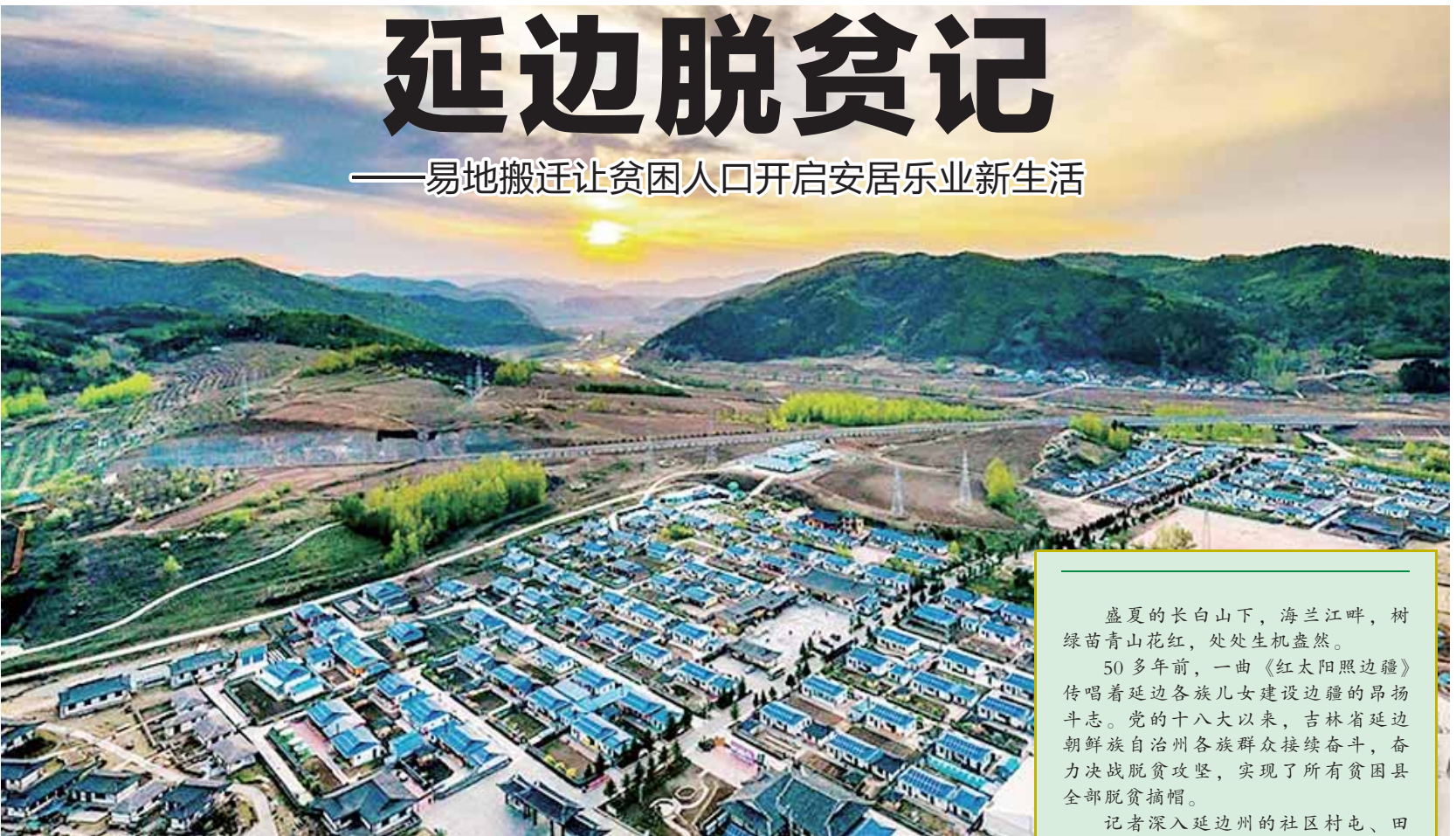
“中午有两桌饭，赶紧来帮忙！”打电话张罗完午饭，云南怒族村民赵德江领着游客进自家菜园挑选食材，“游客来了，就得想办法把他们留下来。”

能干的赵德江曾是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贡山县丙中洛镇茶腊村的贫困户，前些年因事故落下残疾。“光靠政府不行，人还得自己努力。”他坦言，农家乐让他重拾了生活的信心。靠生态、抓市场，2017 年他率先脱贫，还带动了 7 户建档立卡户就业。

怒江州是“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的典型代表。“通过旅游扶贫，既保护了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绿水青山，又带动群众可持续增收。”丙中洛镇党委书记李玉生说，镇上利用今年疫情期间加快污水处理等基础设施升级改造，准备迎接暑期客流高峰。

今年以来，中央多部门出台举措重点支持“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其中支持旅游项目数量和资金占据较大比例，这些项目和资金正在有效补齐贫困地区旅游基础设施短板，助推贫困群众攻下最后的深贫堡垒。

（新华社北京 7 月 28 日电）



位于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和龙市西城镇金达莱民俗村的朝鲜族民居(5月7日摄)

## A

### 辣白菜、大酱汤：

#### 舌尖上的脱贫“味道”

蜿蜒的海兰江，从长白山奔涌而下，流经和龙市，滋润出一片叫作“平岗绿洲”的肥沃稻田。夏日里的“平岗绿洲”格外美丽，一块块稻田星罗棋布，绿油油的稻苗随风摇曳，稻田中倒映出蓝天白云。

走进附近的光东村，道路干净，院落整洁。村民朴春子的庭院里，棚膜下种着一畦畦绿油油的蔬菜。收拾得整整齐齐的屋里，既有一米见方的朝鲜族特色灶台，也有现代化抽水马桶。朴春子从一尘不染的厨房搬出炕桌，摆上一盘盘辣白菜、大酱、牛肉、明太鱼……她说：“生活还是离不开大酱汤的味道，但日子早已翻天覆地，更加富足。”

触动朴春子味蕾的记忆，也展现在延边博物馆内一张张历史照片上。牵耕牛犁地、挽裤腿插秧、持镰刀收割……历史记忆串联起延边各族群众从开垦荒田到摆脱贫困的时代变迁。延边博物馆副馆长崔明玉说，过去人们说起朝鲜族，往往想到辣白菜和大酱汤，一定程度上也是那个年代物资匮乏的真实写照。

位于吉林省东部的延边州是我国最大的朝鲜族聚居地，214 万多人口中朝鲜族占了 36.3%。作为吉林省两大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之一，延边州属于高寒特困片区，“八山一水半草半分田”，耕地面积少，经济基础差，人口外流多。延边州 8 个县市中有 4 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2012 年底贫困发生率高达 29%。

脱贫攻坚战打响后，一项项精准扶贫措施有力推进，带来了一项项喜人的改变。

## B

### 红太阳照边疆：

#### 在歌声飘扬中接续奋斗

“红太阳照边疆，青山绿水披霞光……” 20 世纪 60 年代，和龙县文工团演员金凤浩下乡采风时，被当地群众热火朝天建设边疆的奋斗场面深深打动，创作出红遍大江南北的《红太阳照边疆》。歌中所唱“引水上山岗”就发生在今天的和龙市崇善镇上天村。当年，人们利用“倒虹吸”原理将图们江水引上高出水面 60 米的山顶平原，浇灌出肥沃稻田。

水渠绕村，水流潺潺，灰瓦白墙，村容整洁，如今的上天村已成为“美丽乡村”的代表。村支书朴东变说，水渠还是当年的水渠，奋斗的精神从未改变，过去是奋力建设边疆，如今是决胜全面小康。这几年，上天村的大米打响了品牌，卖上了高价，朴东变说：“我们还不满足，正在探索农村电商、大酱加工、乡村旅游等产业。”

与全国很多地方相比，延边的脱贫攻坚既面临相似的难题，也有自身的特点。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随着中韩建交，一批批朝鲜族群众离开家乡，借助语言优势远赴韩国打工，农村“空心化”“老龄化”“贫困化”加剧，人少、人老、人穷，成为横亘在脱贫攻坚战场上的巨大挑战。

在图们市月晴镇水口村，300 多名村民 98% 是朝鲜族，外出打工者最多时占全村总人口 80%，剩下的多是老弱病残。房子年久失修，村里一片衰败。村支书金光秀上任后，决心“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他带领村民成立延边州第一家股份制合作专业农场。“开始只有两台拖拉机，但大伙儿干劲足。”金光秀说，前几年的农场分红大伙儿主动不拿，为的就是多买几台农机。

“走的人不想回来，一是嫌弃村子破，二是

走进汪清县桃源小木耳产业园宽敞明亮的车间，智能机器人忙着搬运菌包。汪清县地处长白山林区，历史上有“黑木耳干担县”之称。过去小作坊式生产多，质量参差不齐，好资源没有换回好收益。近年来，汪清县一步步建立起 45 个种植标准化示范基地，逐渐跻身国内黑木耳高端市场，木耳卖到北上广，村民人均年增收三四千元。

延边当地有句谚语：宁可自己挨饿，也要让家里的牛吃饱。给牛吃打糕、喝温水，让牛住暖房，延边黄牛在当地群众生产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作为我国五大地方良种之一，延边黄牛肉质鲜嫩，但产肉量少。如何让养牛这个传统产业成为扶贫产业？延边当地政府一方面加快培育延边黄牛品种，提高出肉率，增加养殖收益，另一方面探索“企业+农户”扶贫模式，抱团闯市场、打品牌，降低散养农户风险。

近年来，当地通过杂交延边黄牛与法国利木赞牛，培育出新品种——延黄牛。延边州农业农村局副调研员薛双贵说，目前延边养牛约 30 万头，其中 7 万多头是延黄牛，与市场普通牛相比，延黄牛每斤至少多卖 10 元钱。龙井市东盛涌镇农民刘景义四年前开始养牛。由于家里耕地面积小，无处放牧，他与当地的龙井长白山森福清真肉业有限公司合作，通过托管方式寄养了 6 头牛，再加上在这家公司打工，每年至少收入三四万元。为了开拓更大市场，当地养牛企业主动走出延边。犇福公司的产品已进入万豪酒店等高端市场，每斤牛肉卖到 90~100 元。产业链条拓展、附加值提高，像刘景义这样的养殖户进一步受益。

发生改变的不只有木耳、黄牛，朝鲜族群众餐桌上必备的辣白菜已经实现产业化，不仅火遍全国，还凭地道的口味和过硬的质量出口到“泡菜大国”韩国；在安图县新合乡，“森林黄金”桑黄在热气蒸腾的大棚里生长，每公斤至少卖六七百元；在龙井市三合镇天佛指山，每到松茸采摘季，日本、韩国客商就纷纷涌入下单采购。

传统的味道依旧，日子越过越富足。2019 年 4 月，和龙市、龙井市、图们市摘帽，今年 4 月，安图县和汪清县摘帽。2016 年以来，延边州共有 304 个贫困村出列，29 万户、49 万人脱贫，各族群众站在了新的起点上。

担心没事做。”金光秀说。延边瞄准精准扶贫发力，持续改善村容村貌，既让留下的人过好日子，也吸引在外的人返乡。

如厕难，曾是阻碍延边农民生活质量提高的一大瓶颈，也是难以引人返乡的一块短板。延边开展“厕所革命”，推进水冲式厕所和卫生旱厕，目前已完成 4 万多户改厕任务。在水口村等一些水资源丰富的地区，家家户户用上室内抽水马桶，村里建起地下污水管网。村子变美了，从韩国打工回来的人多了。63 岁的水口村村民金今烈在韩国打工十几年，回村开起烧烤店，每到周末一桌难求。

在龙井市东盛涌镇勇成村，从韩国回来的村民俞玉姬瞅准了传统大酱产业，用打工积蓄开办了朝鲜族大酱加工厂。手工大酱味道纯正，龙井市的一些饭店纷纷找她订货，产品供不应求。加工厂从年产 3000 斤到 7000 斤，规模不断扩大，“酱婶儿”越叫越响亮。俞玉姬说，过去制作朝鲜族大酱是朝鲜族妇女的“必修课”，近年来这门手艺被机器生产取代，但很多人怀念过去的味道，传统大酱市场潜力巨大，守在村子做大酱一样赚钱。

在和龙市南坪镇柳洞村，85 后金浩大学毕业后主动回村，带领乡亲种植五味子、搞民宿旅游，为村里建起篮球场、门球场，让家家用上抽水马桶，让老年人中午也吃上营养餐；在汪清县天桥岭镇天平村，一心想“做点事”的第一书记伊学义，索性把妻子接到村里，夫妻搭档助脱贫。

脱贫攻坚从来都不是孤军奋战。2016 年 10 月，宁波与延边开展东西部扶贫协作，宁波为延边安排援建资金 8.78 亿元，实施援建项目 202 个，22 家浙企陆续落户延边。以“共享稻田”消费扶贫项目为例，2000 间宁波鄞州在和龙认领了 1.4 万块稻田，带动 2000 多贫困人口增收。如今，在延边各县市的大街小巷，操宁波口音的人越来越多；在宁波，来自延边的大米成为越来越多家庭餐桌上的标配。

当家乡所有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的消息传来，83 岁的金凤浩在北京家中按捺不住内心的澎湃，他从椅子上起身，来到窗前，“拦河筑坝，引水上山岗”的旋律又回荡心中，依然斗志昂扬。

盛夏的长白山下，海兰江畔，树绿苗青山花红，处处生机盎然。

50 多年前，一曲《红太阳照边疆》传唱着延边各族儿女建设边疆的昂扬斗志。党的十八大以来，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各族群众接续奋斗，奋力决战脱贫攻坚，实现了所有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

记者深入延边州的社区村屯、田间地头 and 工厂车间，记录下一个个脱贫路上的生动故事，也勾勒出这个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从贫困到富足的历史变迁。

## C

### 金达莱花开新枝：

#### 从“电商丝路”到“海丝路”

“山山金达莱，村村烈士碑”——20 世纪 80 年代，贺敬之在延边考察时写下了这样的诗句。每年初春，长白山下依然春寒料峭，但山坡上的金达莱已冒寒斗雪次第开放。在延边人民心目中，冰雪中绽放、山岭上更艳的金达莱，象征着朝鲜族群众对美好生活的不懈追求。

龙蒲高速公路大桥下，一个有着百年历史的朝鲜族村庄——“金达莱”民俗村，如今成了网红打卡地。紫菜包饭、炒年糕、冷面，长鼓舞、伽倻琴、洞箫，这些朝鲜族特色项目去年吸引国内外游客超过 40 万人次。村里还建起民俗体验中心，培育出辣白菜生产加工企业。村民李月顺的家改成民宿，每年多挣四五千元。“种了大半辈子地，没想到如今成了房东。”李月顺说。

距离“金达莱”民俗村不远的和龙市城区，还有一个名为“金达莱丝路”的电商平台。走进面积近 1000 平方米的电商平台实体店，上下两层划分为农特产品展区、民俗产品展示区和电商直播区等不同功能区。货架上琳琅满目，桑黄、蜂蜜、木耳等“穿上”了印有朝鲜族元素的“外衣”，大米像月饼一样装进朝鲜族特色的礼盒，抱枕、草编等伴手礼上的朝鲜族符号也很抢眼。

“这些创意来自北京的一个年轻团队，他们将当地扶贫特产打造成朝鲜族文创产品，再通过电商平台卖向全国。”和龙市商务局副局长刘忠仁说。截至去年底，和龙市 76 个农村电商村级服务站通过“金达莱丝路”电商平台卖出 278 万元的农特产品，扶贫成了美丽产业和创业乐园。

延边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沈万根常年研究延边农业农村问题。他说，长期以来受制于农村劳动力短缺、交通不畅等瓶颈，延边的多数农特产走不出村子，难以转化成增收致富项目。“金达莱丝路”等电商平台出现后，老年人在村里也能卖货，有效解决了人少、人老、货难销的问题，脱贫攻坚、农村电商和返乡创业实现了深度融合。

5 月 15 日，满载 220 个集装箱玉米的“海丝路一号”靠泊青岛港。珲春市航务局副局长张亮说，这是“珲春—扎鲁比诺—青岛”航线首航，也是继“珲春—扎鲁比诺—舟山”之后的又一条内贸货物跨境运输航线。

近海不靠海，曾让延边州成为开放发展的“口袋底”。2009 年国家设立长白山开发开放先导区，延边成为吉林省开放的“窗口”。2012 年中国图们江区域（珲春）国际合作示范区设立，延边开放“桥头堡”作用进一步凸显。今年 4 月底，国家发展改革委、自然资源部印发《关于建设吉林珲春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的复函》，延边的海洋经济发展迈入新阶段。

目前，随着吉林省“借港出海”战略持续推进，以珲春为起点、经由俄罗斯扎鲁比诺港再到我国沿海港口的航线逐渐增多，既为吉林玉米等大宗物资南运增加了新通道，也为中俄经贸合作提供了新平台。截至目前，珲春市跨境运输航线已运行 29 次，货值超过 7 亿元。

向海发展，“蓝色引擎”注入吉林这个农业大省，曾是开放发展“口袋底”的延边州，踏上了面向大海的新征程。

（据新华社）